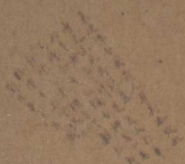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明」凌濛初 著
陈春梅 选评

初刻拍案惊奇

话说人生一世，沧海变为桑田，目下的贵
贼穷通，都做不得准的。



· 1077731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初刻拍案惊奇

原著 [明] 凌濛初

选评 陈春梅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著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71-4120-7

I. 初... II. 凌... III. 话本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1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498 号

初刻拍案惊奇

原著:[明] 凌濛初 选评:陈春梅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2005 年 1 月修订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71-4120-7/I·1983 总定价:52.00 元(共两本)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应推“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

“三言”是冯梦龙编辑的宋、元、明“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所谓“话本”就是说书人所用的底本。“拟话本”是文人摹拟话本的体制，继承话本的传统而创作的作品。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很多，有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茂苑野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等等。他出生书香门第，少时有才气。其生平现存的资料记载不详。大致二十岁左右为诸生，此后蹭蹬不进。编纂著书与处馆课童，是他青壮年时期直至五十岁出贡前的主要活动。清军入关后，他在长州于忧愤中溘然长逝。冯梦龙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他非常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功能，认为这样的文学形式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且深也。”

“三言”所反映的社会场景是广阔的，在它的人物画廊里，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主要的艺术形象来自市民阶层。从妓女、奴婢、工匠、店员到商人，作者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感情，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

爱情篇章在“三言”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作者肯定了王三巧、阮三、金玉奴、杜十娘、秦重等爱情主角的七情六欲，以诚实的态度正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甚至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作者对王三巧的“失节”也抱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异于传统道德的爱情婚姻观。不少篇章在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同时，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对男女爱情的破坏和扼杀。

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三言”中的一些篇章却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商人的辛苦创业和发家致富。《杨八老越国奇逢》写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表现了市民经商的艰辛。《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颇有一点西方传奇故事的色彩，故事写宋小官落入荒岛，却意外地获得一笔横财，进而经商致富。这些作品把商人作为重要人物，甚至正面艺术形象来描写，这表现了一种与朱程理学截然不同的义利观和道德原则。

“三言”中还有不少作品对封建吏制、科举制度和社会邪恶势力进行了揭露和谴责。《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揭露了严嵩父子排斥异己，涂炭生灵；《滕大尹鬼断家私》描绘了封建官吏的虚伪狡猾和贪婪无耻。一些作品反映了科举制度的黑暗，《李公子救蛇获称心》、《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曲折地表现了文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与愤怒。

“三言”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人际关系中的忠义友信、文人墨客的诗酒酬唱，乃至僧尼道的荒淫纵欲。作品从不同侧面全

方位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不少篇章脍炙人口，流传不衰，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二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又名凌波，别号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他在科场上很不得意，没有中过进士。五十五岁时，受任上海县丞，颇有政绩。六十三岁时，任徐州通判，治理黄河事务。不久，徐淮地区发生农民暴动，他单骑游说农民武装陈小乙部来降。1644年，李自成军逼近徐州，凌濛初率乡兵登城固拒，浴血苦战，临死高呼：“无伤吾百姓！”呕血而死。其著述颇丰，有诗文集、散曲集、传奇、曲论、诗文选评及其他学术著作多种。

凌濛初创作“二拍”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三言”的编纂和畅销，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他的科场失意。与“三言”相比，“二拍”同样广泛地反映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打上了浓重的个人观念和性格的印记。他没有志得意满的平和，也没有与世无争的闲逸，始终挟着一腔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怨气，冷静地审视当时世界。所以“二拍”反映的世界与人心几乎是处处疮痍，流动着作者的忧愤与讽喻。

“二拍”抬高商人的地位，甚至商人还看不起读书人。《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一些作品流露出对商人冒险精神的赞许和同情，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

思想内容,或立足于创作技巧,或立足于人物剖析,不一而足。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敬请读者指正。

2005年1月

目 录

-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1
- 二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20
- 三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33
- 四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47
- 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64
- 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陈蕙娘立决到头缘 77
- 七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89
- 八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鞘 104
- 九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117
- 十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133
- 十一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146
- 十二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目 录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162
十三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172
十四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185
187	
191	
193	
197	
200	
203	
207	
211	
215	
219	
223	
227	
231	
235	
239	
243	
247	
251	
255	
259	
263	
267	
271	
275	
279	
283	
287	
291	
295	
299	
303	
307	
311	
315	
319	
323	
327	
331	
335	
339	
343	
347	
351	
355	
359	
363	
367	
371	
375	
379	
383	
387	
391	
395	
399	
403	
407	
411	
415	
419	
423	
427	
431	
435	
439	
443	
447	
451	
455	
459	
463	
467	
471	
475	
479	
483	
487	
491	
495	
499	
503	
507	
511	
515	
519	
523	
527	
531	
535	
539	
543	
547	
551	
555	
559	
563	
567	
571	
575	
579	
583	
587	
591	
595	
599	
603	
607	
611	
615	
619	
623	
627	
631	
635	
639	
643	
647	
651	
655	
659	
663	
667	
671	
675	
679	
683	
687	
691	
695	
699	
703	
707	
711	
715	
719	
723	
727	
731	
735	
739	
743	
747	
751	
755	
759	
763	
767	
771	
775	
779	
783	
787	
791	
795	
799	
803	
807	
811	
815	
819	
823	
827	
831	
835	
839	
843	
847	
851	
855	
859	
863	
867	
871	
875	
879	
883	
887	
891	
895	
899	
903	
907	
911	
915	
919	
923	
927	
931	
935	
939	
943	
947	
951	
955	
959	
963	
967	
971	
975	
979	
983	
987	
991	
995	
999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堂，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

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

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

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

僧晦庵亦有词云：

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



儿孙福。

苏东坡亦有词云：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采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



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得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留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

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岂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老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



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

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原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对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到无了，原无的到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希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府长州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精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



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北京历沴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耍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摸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梅，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

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



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有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账。”

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

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鞣，尚有余酸；
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
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
体。

乃是太湖中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

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

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原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舱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呀？”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原来是吃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掂了一掂道：“好东西呀！”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

初刻拍案

传奇



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

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原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人一样。

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二颗，口中哓哓说：“悔气！来得迟了。”傍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

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此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要。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舒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

